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的實質

陳 忠 敏

本文比較吳方言、贛客方言、粵方言、閩方言，從語義、語法、語音三方面來闡述邵武方言入聲化現象的實質。指出，邵武方言入聲化現象是一種“？化小稱”形態，併解釋了這種“？化小稱”在邵武方言裡的演變過程。最後指出 Norman 先生擬測原始閩語 *mh-聲母最典型的例子“磨”、“麻”，今邵武、廈門、潮州話的讀音恰好是說明漢語南方方言表小稱的兩種語音形式。

福建邵武方言的單字調共有六類（陳章太 1984）：陰平 21、陽平 22、上聲 55、陰去 213、陽去 35、入聲 53。入聲沒有塞韻尾，但讀音比較短促，同舒聲有明顯的區別。六個調類跟中古音聲調調類的對應是：

中古聲調		今聲調		陰 平	陽 平	上 聲	陰 去	陽 去	入 聲
		21	22	55	213	35	53		
平	清	張周初江							巾
	濁		鞋茄神賠						蚊蠶
上	清			火錦敢粉					餅
	次濁			咬腦滿卵					老
	全濁					在倍道伴			氏
去	清					半報到透			翅
	濁						帽亂袖袋		曝
入	清							北客匹速	
	濁						落鶴略傑		肉電

可以看出古平聲清聲母字今一般讀陰平；古平聲濁聲母（包括次濁、全濁）今大多讀陽平；古上聲清聲母、次濁聲母字今一般讀上聲；古上聲全濁聲母字今一般讀陽去；古去聲清聲母字今一般讀陰去；古去聲次濁、全濁聲母字今一般讀陽去；古入聲清聲母字今讀入聲；古入聲次濁、全濁聲母字今一般讀陽去。這是一般規律。除此之外，有一特殊情況：古平聲清濁聲母字、古上聲清、次濁、全濁聲母字，古去聲清濁聲母字，古入聲濁聲母字都有一些字今邵武方言讀入聲，其中尤以古平聲濁聲母字、古入聲濁聲母字為多。我們稱這部分字為入聲化字，其他今讀入聲（即古入聲清聲母字）稱原入聲字。

邵武方言入聲化現象已有多人進行了論述。入聲化現象就其本身而言只是邵武方言或閩西北方言的一種特殊的語音現象，但由邵武方言入聲化現象引起了邵武方言的歸屬問題以及古閩語聲母種類問題、閩語的性質問題等。所以認真細緻研究邵武方言入聲化現象就有着重要的意義。

在提出自己的觀點之前，我們先檢討兩種可能的解釋。

一、方言交融說。邵武地處福建西北角，西部和北部與江西接壤，北部又臨近浙江。據史料記載，江西的贛客移民及浙南的吳人勢力對邵武地區有很大的影響，自然西部、北部及西南部的典型的贛客方言、北部的吳方言會對邵武話進行滲透。所以有可能認為邵武話的入聲化字現象是吳、閩、贛客方言在不同的歷史層次裡互相接觸、交融的產物。而且我們確實也已發現邵武話裡有吳方言、贛客方言的一些成分，贛客方言成分尤為明顯。如古全濁聲母今讀送氣清聲母；古曉匣母逢合口呼讀唇齒清擦音f；古微、疑、匣、影等母部分字今讀唇齒濁擦音v等，都跟贛客方言一致。但由此而認為邵武話入聲化字現象是不同歷史層次裡方言交融的產物是很籠統的，其理由有二：①這種調類合併現象只限於“入聲化”，沒有“平聲化”、“上聲化”、“去聲化”。要是認為其原因是方言交融現象，應該在全部調類裡都發生類似的現象。②入聲化字在古平上去入各調類的少數一部分字出現，並且它有一些明顯的特點（參下文入聲化字特點）。根據方言交融說，對這兩個問題恐怕難以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二、聲母來源不同說。漢語乃至整個漢藏語系，聲母跟聲調的關係非常密

切。聲母輔音的發音方法不同，往往會影響聲調的分化和演變。所以，反過來，解釋聲調分化和演變的原因，我們自然會聯想到聲母輔音發音方法這一因素。Jerry. L. Norman 先生就是基於這種思想，認為邵武話入聲化字是古閩語 (proto-min) 不同聲母種類的反映，並據此為古閩語塞音、塞擦音擬測了發音方法有六套對立的聲母系統 (Norman 1973、1982)：

1. 清不送氣輔音聲母 *p、*t、*ts、*tɕ、*k
2. 清送氣輔音聲母 *ph、*th、*tsh、*tɕh、*kh
3. 清弱化輔音聲母 *-p、*-t、*-ts、*-tɕ、*-k
4. 濁不送氣輔音聲母 *b、*d、*dz、*dʒ、*g
5. 濁送氣輔音聲母 *bh、*dh、*dzh、*dʒh、*gh
6. 濁弱化輔音聲母 *-b、*-d、*-dz、*-dʒ、*-g

他認為今邵武話裡除古閩語的一套弱化濁塞、塞擦音聲母在今聲調上沒留下痕跡外，其餘五套均有反映。其中，邵武話入聲化字現象是 Norman 先生擬測古閩語濁送氣塞、塞擦、鼻、邊音聲母的一個重要證據，也就是說 Norman 先生認為古閩語的濁送氣輔音聲母是可以來解釋邵武話入聲化字現象的。但我們從他的文章裡看出，所謂的原始閩語濁送氣輔音聲母只包括古平聲濁聲母和古入聲濁聲母的一部分字，不包括古平聲清聲母、古上聲清聲母、濁聲母，古去聲清聲母、濁聲母等那部分入聲化字。既然 Norman 先生很注重方言內部的語音對應和論證方法的一致，那麼古平聲清聲母、古上聲清聲母、濁聲母及古去聲清聲母、濁聲母那部分入聲化字也應該是古閩語不同輔音聲母種類的反映。也就是說，應該再給它們擬測更多的聲母類型，而不僅僅是六套！

換句話講，Norman 先生的古閩語聲母六套對立系統並沒有圓滿解釋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的實質。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中古平聲濁聲母字、古入聲濁聲母字比較多，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一些古平聲清聲母字、古上聲清濁聲母字以及古去聲清濁聲母字。下面我們按中古音聲母清濁情況來排列邵武話全部入聲化字（據陳章太 1984、Norman 1973、1982 及作者自己調查所得。作者於 1988 年 12 月在上海調查邵武籍學生 A

朱鵬飛，男，復旦大學生物系學生。1989年1月在邵武市調查B朱文昌，男，邵武市糧食局職員，A的父親；C朱文隆，男，邵武市沿山地區居民，A的伯父。下列語料凡作者調查到的，而不見於陳章太、Norman文的，左上角加“*”，其餘則見於陳章太、Norman文，作者加以核實。)這些字的調值都是53。

古平聲清聲母：巾 kin (面～，毛巾) 蝦 xa 薦 vien 鼩 xon

*篩 thoi(～子) *筐 khog(畚～，畚箕)

濁聲母：蠶 thon 沉 thən 蚊 mən 床 thug 橫 faj 尋(量詞) sən

年 nin 鱗 sen(魚甲) 膳 then(～寫) 芒 mag(麥～) 聾 sug

蟲 thug 皮 phe(植物、瓜果的殼) 槌 thei(～子)

毛 mau(～發) 毛 mo(～～子，嬰兒) 桃 thau 藻 phiau

貓 mau 樵 thau(木柴) 頭 thəu 籃 san 前 thin(以～)

棗 fog(打穀桶) 桐 thug 膿 nug 籬 sai 媽 ma(媳婦呼婆)

麻 mai(芝～) 螺 soi 蘆 so 狸 sə 膈 soi 啼 thi(哭，名詞)

瓢 nog 園 fien(菜～) 名 miag 篷 phug *裘 niou(棉～)

*糖 thog(冰～) *滕 then

古上聲清聲母：棗 tsau 爪 tsəu 帚 tɕy 榭 khien(窗戶) 閃 ɕien(～電) 舔 lan

罔 kin 筍 thien(竹～) 影 iog(～兒，炊煙) 餅 piag

本(名詞) pəŋ 板 pien 鳥 tsəu(動物) 餃 kiau 戩 ten

*剪 tsien(～子) 底 tu(～下，腳下) *橄 ka(～欖)

濁聲母：蟻 ni 李 sə(～子) 老 sa(～子，丈夫) 簍 ləu 氏 ɕi 藟 khia

(一種菜，《集韻》胡了切)

古去聲清聲母：跨 khua(～下) 閉 pəi 婿 si 繼 ki 刺 sə(～瓜，黃瓜)

翅 khie 廁 tshə 試 ɕi(考～) 爸 pa 噴 phug(～香)

熨 vei(燙，動詞) 罐 kuon *湍 sau(～水，泔水)

*襯 thən(～衫)

濁聲母：避 phi 曝 phu *髻 phaŋ (缸，米～《集韻》寫作“甌”蒲孟切，俗作“髻”。)

古入聲濁聲母：雹 phau 敵 ti 鋤 tsa 賊 thə 蓆 syo 姪 tɕi 聞 tsa
 掘 khye 滅 mie 奪 to 抹 mai 襪 mei 六 su 肉 ny
 域 vi 疾 tsi 孽 nie 帛 phə 關 phi 液 i 疫 i(瘟～)
 役 i 木 mu 目 mu(眼睛) 秩 tie(～序) 聶 nien(姓)
 力 sə 復 fu(反～) 額 nia(～頭) 箬 nio(葉子)
 *齧 ɟan (缺齒兒，《廣韻》五轄切) *笠 sen *拾 ɕio *伏 phy

邵武話入聲化字有這樣一些特點：

1. 屬古平聲濁聲母和古入聲濁聲母字占的比例較大。在上列的 122 個入聲化字裡，屬古平聲濁聲母字就占 41 個，屬古入聲濁聲母字占 34 個。
2. 上述 122 個入聲化字沒有一個是文讀字，如一字有文白異讀的，入聲化字往往是白讀。如：(據作者調查)

例字	文讀	白讀
伏	fu ³⁵	phy ⁵³
李	li ⁵⁵	sə ⁵³
笠	li ³⁵	sən ⁵³
鱗	lin ²²	sɛn ⁵³
籬	lo ²²	sai ⁵³
老	lau ⁵⁵	sa ⁵³
籃	lan ²²	san ⁵³
聶	luŋ ²²	suŋ ⁵³
螺	lo ²²	soi ⁵³
六	ly ³⁵	su ⁵³

皮	phi ²²	phei ⁵³
橫	fen ²²	faŋ ⁵³
芒	moŋ ²²	maŋ ⁵³
貓	miau ²¹	mau ⁵³
騰	thien ²²	then ⁵³
沉	thən ²²	thən ⁵³
年	nien ²²	nin ⁵³
前	thien ²²	thin ⁵³
影	in ⁵⁵	ioŋ ⁵³
餅	phin ⁵⁵	piɑŋ ⁵³
拾	ɕin ³⁵	ɕio ⁵³
桃	thau ²²	thau ⁵³
試	ɕi ²¹³	ɕi ⁵³
底	ti ⁵⁵	tu ⁵³
閉	pəi ³⁵	pəi ⁵³
巾	kin ²¹	kin ⁵³
鳥	niau ⁵⁵	tsəu ⁵³
蚊	mən ²²	mən ⁵³
床	thuŋ ²²	thuŋ ⁵³
蝦	xa ⁵⁵	xa ⁵³
爪	tsəu ⁵⁵	tsəu ⁵³

3. 入聲化字名詞（名語素）占絕大多數，動詞（動語素）則較少。上述 122 個入聲化字中，真正能單獨運用的動詞只有：舔 lan 熨 vei 閉 pəi 避 phi 曝 phu 掘 khye 奪 to 拾 ɕio 伏 phy 抹 mai 等 10 個。

4. 入聲化字中如聲調有非入聲另讀的，除文白異讀原因外，有的詞性、詞義也要發生一定變化。（見下文）

邵武話入聲化字的上述特點，尤其是上述 3、4 兩點涉及詞性、詞義變化，

如果用 Norman 先生原始閩語濁送氣輔音聲母來解釋，即用純粹語音條件來解釋，恐怕難圓其說。

不同的調類有相同的語音表現形式（入聲化），而且伴隨有詞義、詞性演變的痕跡，從語言發展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很重要的異常現象，說明在語音的發展中隱含有一種高於語音結構層面的結構規則。不同的調類受到這種結構規則的支配，才能使不同調類的各種調值發生相同的變化。不過，這種規則現在在邵武話裡似已消失，至少在說話人的意識中已不再存在，只是在日常的口語中還保留著上述一點殘存痕跡，從邵武話本身很難看出其中的名堂。所以我們聯繫邵武地區附近方言，來揭示邵武話入聲化字的實質。我們發現，邵武話入聲化字上述這些特點跟附近方言的小稱變音特點極為一致。下面從語義、語法、語音等方面來比較邵武話入聲化字跟附近方言小稱變音形式。

1. 語義方面。小稱形式的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指小呢稱，所以在那些有小義、有呢稱的常見動植物詞類、常用器具、人體器官等詞類裡較多見。即便是在小稱形式退化的方言裡，這種特點依然保存。吳方言太湖片上海話是屬小稱形式退化類型的方言，但“雀”讀 tsiã⁵³，“貓”讀 mā⁵³，“筷”讀 khua²⁵（青浦西鄉話）、“蝦”讀 hɔ⁵³（<hon⁵³）等仍可以看出小稱的殘跡。寧波話“豬”讀 tsɿ³⁵、“雞”讀 tɕi³⁵、“蝦”讀 ho³⁵、“貓”讀 mɛ³⁵、“鴨”讀 ɛ³⁵、“筷”讀 khuɛ⁴⁴（<khuæn⁴⁴）、“腳”讀 tɕiã⁵³（拐～）、“牌”（麻雀～）讀 bɛ²²（<bæn²²）等保留小稱的讀音。（上海、寧波方言材料屬作者自己調查所得）對比邵武方言，我們可以看出入聲化字往往是一些常見的動植物、器具、器官等詞類：

常見動物詞：貓 蠶 蚊 蝦 螺 狸 蟻 蟲 鳥

常見植物詞：芒（麥～） 皮（植物、瓜果的殼） 藻 樵（木柴）
麻（芝～） 蘆 瓢 篷 棗 橄（～欖） 李（～子）
蔞 刺（～瓜） 木 箬（葉子） 桃 桐

常見器物詞：巾（面～） 戩 床 槌（～子） 籃 槁（打穀桶）
籬 裘（棉～） 帚 櫺（窗戶） 筩（竹～） 板

本 簍 罐 蓆 閘 鋤 襪 帛 篩 (~ 子)
 筐 (畚 ~) 剪 (~ 子) 笠 襯 (~ 衫) 糖 (冰 ~)
 髭 (米 ~) 餅 餃

常見器官詞：毛 (~ 髮) 爪 目 (眼睛) 額 (~ 頭) 膈 肉 頭
 翅 鱗 (魚甲) 龔 膿

跟原配非小稱字相比，小稱一般表示一種特指的事、物、人。如溫州話（鄭張尙芳 1979、1980）、信宜話（葉國泉、唐志東 1982）：

詞	原配非小稱義	小稱義
溫州話：		
頭	頭部	開頭、尖端
腳	下肢	掩埋屍體的工人
殼	外殼	棺材的隱稱
信宜話：		
炮	大炮	爆竹
手	胳膊	手指頭
糖	白糖、紅糖、片糖	水果糖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如有非入聲另讀的，也有相同的功能：

例字	非入聲另讀義	入聲化字義
園	fien ²² 泛指一切園子	fien ⁵³ 專指菜園
前	thien ²² ~ 進	thin ⁵³ 以~
毛	mau ²² 姓	mau ⁵³ ~ 髮 mo ⁵³ ~ ~ 子，嬰兒
李	li ⁵⁵ 姓	sa ⁵³ ~ 子 水果名
老	lau ⁵⁵ 相對於“嫩”	sa ⁵³ ~ 子，丈夫
芒	mog ²² 細、小	mag ⁵³ 麥~
皮	phi ²² ~ 膚	phei ⁵³ 植物、瓜果的殼
麻	ma ²² ~ 木	mai ⁵³ 芝~

媽	ma ²¹	祖母	ma ⁵³	媳婦呼婆
箬	nio ³⁵	笠義	nio ⁵³	葉子
影	in ⁵⁵	影子	ioŋ ⁵³	～兒，炊煙
目	mu ³⁵	～的	mu ⁵³	眼睛
糖	thoŋ ²²	白沙～，赤～	thoŋ ⁵³	冰～，水果～
底	ti ⁵⁵	～頭，裡面	tu ⁵³	～下，腳下

2. 語法方面。從語法角度來看，小稱有名物化的作用（鄭張尙芳 1979），所以小稱形式一般多用於體詞類裡。謂詞類裡用小稱比較少，但也有，如動詞用小稱表示動作輕、時間短；形容詞用小稱表示形容程度輕、語氣輕等。但謂詞用小稱往往有較大的限制（葉國泉、唐志東 1982）。我們從所列邵武方言入聲化字裡可以看出，入聲化字絕大多數是體詞，跟小稱形式的特點相一致。

小稱在語法上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能改變原配非小稱詞的詞性。如溫州話（鄭張尙芳 1979）：

溫州話：詞	原配非小稱詞性	小稱詞性
敲	動詞	名詞（戒尺）
飛	動詞	名詞（票簽）
圓	形容詞	名詞（小糰子）
晚	形容詞	名詞（晚米）
頭	名詞	副詞（剛才）
隔	動詞	副詞（等會兒）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也有相同的功能：

例字	非入聲另讀詞性	入聲化字詞性
篩	thoi ²¹ 動詞	thoi ⁵³ ～子 名詞
刺	tsh ²¹³ 動詞	so ⁵³ ～瓜 名詞
老	lau ⁵⁵ 形容詞	sa ⁵³ ～子，丈夫 名詞
跨	khua ²¹³ ～過 動詞	khua ⁵³ ～下 名詞
啼	thi ²² 動詞	thi ⁵³ 名詞

剪	tsien ⁵⁵ 動詞	tsien ⁵³ ~子 名詞
芒	mog ²² 細、小 形容詞	maj ⁵³ 麥~ 名詞
本	pən ⁵⁵ 量詞	pən ⁵³ 名詞

以上我們從語義、語法兩方面說明邵武方言的入聲化字跟小稱形式的語義、語法特點有關。下面我們再從語音方面來證明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現象是一種“ʔ化小稱”的語音形式。

3. 語音方面。我們曾在另一篇文章裡提出漢語南方方言存在著兩種表小稱的語音形式。一種是“n化小稱”（李榮 1957、鄭張尚芳 1980、1981 文有相似的提法），另一種是“ʔ化小稱”（陳忠敏 1989，平田昌司 1983 文有相似的提法）。“n化小稱”是從“兒” *nje 尾詞來，這種小稱的語音形式是：第一步成爲兒尾詞後綴，如浙江龍泉話“划浴兒”（游泳）u²⁴ jio²⁴ ni¹；而後變爲前一音節的韻尾，如浙江義烏“袋兒”de:n³¹；變爲陽聲韻以後，就會跟有相同語音條件的音類一起演變，如再使韻母鼻化，如上海郊縣“麻雀兒”mo³¹ tsiā⁵³；以後再脫落鼻化，最終變爲純口元音韻母，如上海市區“蝦”ho⁵³。可以看出，整個演變過程是鼻音在起作用。漢語南方方言另有一種“ʔ化小稱”，如浙江武義話（傅國通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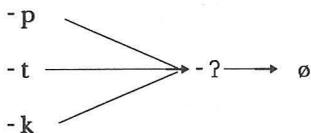
	原配非小稱讀音	小稱讀音	小稱義
武義話：			
書	ɕy ²⁴	ɕy ^{ʔ55}	小書（連環畫）
牛	ŋiəu ²¹³	ŋiəu ^{ʔ55}	小牛
碗	ɣuo ⁵⁵	ɣuo ^{ʔ55}	小碗
桶	doŋ ¹³	doŋ ^{ʔ55}	小桶
浙江溫州話（鄭張尚芳 1980）：			
兒	ŋ ³¹	ŋ(?) ³¹³	小兒
魚	ŋ ³¹	ŋ(?) ³¹³	小魚
浙江寧波話（陳忠敏 1989）：			
雞	tɕi ⁵³	tɕi ^{ʔ35}	

豬	tsy ⁵³	tsyʔ ³⁵	
蝦	ho ⁵³	hoʔ ³⁵	
浙江麗水話（鄭張尙芳 1980）：			
燕	iɛ ⁵³	iɛʔ ⁴⁵	小燕
兒	ŋ ¹¹	nʔ ⁴⁵	小兒
廣東韶關話（黃家敦、崔榮昌 1983）：			
丸	jyn ³¹	jyŋʔ ²²	小丸
卵	luŋ ³⁴	luŋʔ ²²	小卵
箱	ʃiŋ ²¹³	ʃiŋʔ ²²	小箱
網	mɔŋ ²¹³	mɔŋʔ ²²	小網
廣東南雄話（Egrod 1983）：			
猴	hei ³¹	heiʔ ²²	小猴
蚊	muŋ ³¹	muŋʔ ²²	小蚊子
人	ŋiŋ ³¹	ŋiŋʔ ²²	小孩兒

可以看出，這些都是用緊喉或喉塞韻尾併伴隨聲調變化來表示小稱的（類似的情況在浙江的青田、樂清、永嘉都有。見潘悟雲 1988、鄭張尙芳 1981）。儘管小稱變調的調值多種多樣，韶關、南雄是 22，麗水是 45，寧波是 35、武義是 55、溫州、樂清、永嘉是 313，青田是 224、355，但有緊喉特徵或喉塞韻尾-ʔ則是共同的。我們認為這種小稱早期的語音形式應是-ʔ，所以稱之為“ʔ化小稱”（陳忠敏 1989）。喉塞韻尾-ʔ或緊喉特徵，在漢語方言裏往往跟某種聲調（如入聲、上聲）相聯繫。如果該方言的入聲韻是收-ʔ韻尾的，小稱的ʔ尾正好跟入聲韻尾-ʔ語音形式相同，自然會同類合併，小稱的語音形式就會寄生在入聲韻尾裡，其聲調也和入聲調保持一致。武義方言表小稱的語音形式就是寄生在入聲調裡的；韶關、南雄話的表小稱的語音形式也寄生在入聲調裡。浙江樂清、永嘉話都用相當於陰陽入的 313 調表示小稱（鄭張尙芳 1980、1981），其實質也就是表小稱的語音形式寄生在入聲調裡。

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邵武方言的入聲化字。邵武方言入聲沒有塞韻尾。按漢

語方言入聲韻尾的演變途徑：



我們認為邵武方言入聲韻原是有收-ʔ韻尾的階段，在這個時候，表小稱的語音形式和其他方言（如武義、樂清、永嘉等）一樣寄生在入聲調裡，以後又隨著入聲韻一起丟失喉塞韻尾-ʔ成爲現在的入聲化字，而其聲調調值仍和原入聲字一樣爲53調。這就是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現象的實質。

浙南吳語、贛客方言、粵語都有發達的“ʔ化小稱”現象，邵武地處閩浙贛交界之地，南西北三面與贛客方言、浙江吳方言區接壤，所以有相同性質的“ʔ化小稱”也是情理之中。

跟武義、溫州、南雄等方言相比，邵武方言“ʔ化小稱”也有它的特點，有些字往往沒有原配非小稱的讀音，如“蠶”“棗”“蟲”等只有入聲一種讀法，意義上也沒有原稱、小稱之別，而武義、溫州、南雄等方言小稱形式一般都有原配非小稱與之對應，意義上也有原稱、小稱之別。如武義話“牛”讀 $\eta i \partial u^{213}$ 是指比較大的牛，讀 $\eta i \partial u^{255}$ 則指小牛。小稱與非小稱語義對立逐漸消失，小稱與非小稱的語音形式的對立也會隨之泯滅，而選擇一種讀法。有的選擇了非小稱的讀法，有的由於小稱形式使用頻率較高反而把原先非小稱的讀法忘了，只讀表小稱的那種讀法。邵武方言入聲化字是屬於後一種情況。類似的情況在小稱退化的吳語太湖片許多點方言裡也有。如上海郊縣“蝦”應有兩種讀法： $h\partial^{53}$ —— $h\partial^{53}$ ，前者是非小稱形式的讀音，後者爲小稱形式的讀音。後來小稱與非小稱的意義對立消失，現在都讀 $h\partial^{53}$ ，“大蝦”也是 $h\partial^{53}$ ，“小蝦”也是 $h\partial^{53}$ ，用原先小稱的讀音形式來泛指一切“蝦”。寧波話“蝦”“雞”“豬”原先也有陰平53和陰上35兩種讀法，前者爲非小稱讀音，後者是小稱讀音，現在只有一種讀法，用原先小稱的讀法泛指“雞”“蝦”“豬”動物，意義上也沒有小稱非小稱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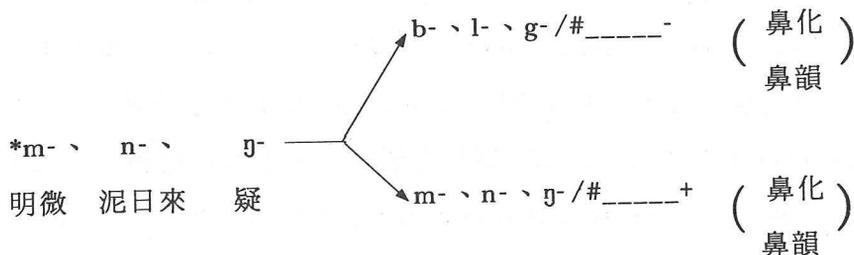
邵武方言裡，來源於古來母的有些字往往有l-、s-兩讀，我們姑且稱之爲來

母 l 讀、來母 s 讀，如：籬 lo²² ~ sai⁵³、螺 lo²² ~ soi⁵³、老 lau⁵⁵ ~ sa⁵³、笠 li³⁵ ~ sen⁵³、六 ly³⁵ ~ su⁵³。ʔ 化小稱只發生在來母 s 讀層裡，不發生在來母 l 讀層裡。來母 s 讀現象並非只在邵武方言或閩語裡有，其他鄰近方言也有，聯繫鄰近方言，我們認為邵武方言裡來母 l 讀層、來母 s 讀層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讀音，來母 s 讀層要早於來母 l 讀層，ʔ 化小稱只發生在來母 s 讀層裡。在來母 l 讀層進入邵武方言前，ʔ 化小稱已萎縮、退化，殘留下小稱讀音。所以 ʔ 化小稱跟來母 l 讀層無直接關係。今邵武方言裡來母 l 讀層和來母 s 讀層之間不存在組成“原稱——小稱”形態關係。

Jerry L. Norman 先生認為“在閩南話中，古清鼻音聲母的音節有保存鼻化的明顯趨勢，而原始閩語濁鼻音聲母字則完全失落鼻化，最突出的反映是‘磨’‘麻’（芝麻）兩個詞”。他對比廈門、潮州、邵武等方言這兩個詞的讀音：

	邵武	建陽	福州	廈門	潮州	梅縣
磨	m̄ai(2)	moi(2)	muai(2)	bua(2)	bua(2)	mo(2)
麻（芝麻）	mai(7)	moi(2)	muai(2)	muã(2)	muã(2)	ma(2)

由此他擬測這兩個詞原始閩語的聲母“磨”是 *m-，“麻”（芝麻）是 *mh- (Norman 1982)。我們已經證明“麻”（芝麻）在邵武方言讀入聲是“ʔ 化小稱”的一種形態，而廈門話、潮州話裡“麻”（芝麻）韻母鼻化恰恰正是“n 化小稱”的一種形態。小稱形式往往只發生在白讀層裡。閩南方言如廈門話、潮州話等，聲母 m-、n-、ŋ- 跟 b-、l-、g- 是各相應互補的，白讀層裡 b-、l-、g- 聲母不跟鼻化韻或鼻韻母相拼，而 m-、n-、ŋ- 只跟鼻化韻和鼻韻母相拼，其公式可表述為：



廈門、潮州話“麻”（芝麻）實際上正是“麻兒”。按前述“n化小稱”的音變途徑，兒詞綴先為前一音節“麻”的鼻音韻尾，而廈門、潮州話裡白讀層裡陽聲韻往往以鼻化韻形式表示的，前一音節的鼻音韻尾就變成了此音節韻母的鼻化。既然這一音節的韻母鼻化，其聲母自然就是m-，符合廈門、潮州話等閩南方言b-、m-互補的表述公式。廈門、潮州話“磨”由於不存在“磨兒”這種“n化小稱”，韻母自然沒有鼻化，聲母也是b-，不是m-。對比邵武話的“磨”、“麻”（芝麻）讀音，我們可以看出，三地方言裡“磨”“麻”（芝麻）兩詞有無小稱是一致的，“麻”都有小稱形式，“磨”都沒有小稱形式。“麻”（芝麻）廈門話、潮州話用“n化小稱”，邵武方言用“ʔ化小稱”。儘管表小稱的語音形式不同，但其表小稱的意義是一樣的。從語義上看，“麻”作“芝麻”講，有特指的含意，“芝麻”又是一稱細小顆粒植物，指小昵稱也符合小稱的用法。

	邵武	廈門	潮州
磨（無小稱）	məi(2)	bua(2)	bua(2)
麻（芝麻）	ʔ化小稱 mai(7)		
	n化小稱	muã(2)	muã(2)

可見Norman先生構擬原始閩語**mh*-聲母最典型的例子，據我們分析恰好是說明小稱的兩種語音形式。

閩南方言有許多“n化小稱”的例子，如“火”廈門話讀hō(3)，“好”（愛好）讀hō(5)，“指”（指頭兒）閩南許多地方讀cāi(3)，“鼻”也讀成p'i(5)，“椅”（椅子）讀tiō(2)~i(3)，“毛”（毛髮）廈門話讀mɿ(2)，潮州話讀mō(2)，“脈”（脈兒）廈門話mē(8)，潮州話mē(8)，“墓”潮州話讀mō(6)，“貓”閩南的許多地方讀mā(2)(Bodman 1983)，這些都是“n化小稱”現象，Norman先生都把它們作為擬測古閩語**mh*-聲母的證據，失之偏頗。其中閩南話“貓”讀mā(2)跟上海郊縣讀mā(1)（貓兒）是何等相似！

由此我們可以想到，長江以南漢語南方方言“ʔ化小稱”“n化小稱”的分

佈範圍是連在一起的：吳方言、徽州方言、贛客方言、閩方言、粵方言、西南官話、湘方言等，而其中東南沿海的浙南吳方言、贛客方言、徽州方言、閩方言、粵方言尤為發達。

附記：本文初稿承蒙梅祖麟先生、鄭張尙芳先生、潘悟雲先生及《集刊》審查先生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本文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七日通過刊登）

參考書目

平田昌司 1983：〈“小稱”，於變調〉，*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1983 No.21。

1988：〈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方言》1988年1期。

潘悟雲 1988：〈青田方言的連讀變調和小稱變調〉，《吳語論叢》1988上海。

Bodman, Nicholas 1983：“The Reflexes of Initial Nasals in Proto-Southern Min-Hinghua,”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XVI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Washington).

陳章太 1984：〈邵武方言的語音系統〉，《語言研究》1984年第一期。

陳章太、李如龍 1983：〈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北京）1期。

陳忠敏 1989：〈寧波方言“雞、蝦、豬”類詞聲調的變讀及其原因〉，漢語方言學會第五屆年會論文（中國·湖南·大庸市）。

Egerod, Søren 1983：“The Nan-Xiong Dialect,”《方言》1983年第2期。

傅國通 1988：〈武義方言的變音〉，吳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香港）1988。

陳 忠 敏

黃家教、崔榮昌 1983：〈韶關方言新老派的主要差異〉，《中國語文》1983年第2期。

李如龍 1985：〈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語言研究》1985年1期。

雷伯長 1984：〈說邵武方言〉，《語言研究》1984年2期。

Norman, Jerry 1973：“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73,1-2.

1982：“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 Wu dialect,”《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3 (1982) pp.543-583.

葉國泉、唐志東 1982：〈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1982年1期。

鄭張尚芳 1979：〈溫州方言的兒尾〉，《方言》1979年3期。

1980：〈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上〉，《方言》1980年4期。

1981：〈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下〉，《方言》1981年1期。

李榮 1957：《漢語方言調查手冊》科學出版社 1957年。